

本版邮箱: fbnwenhua@126.com

特别策划

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用文字展现北京中轴线的风采,本版邀请作家书写北京中轴线文化,为北京中轴线申遗贡献一份力量。老北京有一句话:“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作为北京城中轴线建造的基点,走过历史的尘烟,流转的又有哪些古与今?本期先为读者带来《什刹海的前世今生》,一起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李一鸣

一派喧腾热闹景象。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外国人“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波斯的地毯、大食的异药、新罗的檀弓、日本的烟草、天竺的郁金香……自色自形,林林总总,在这里获得交易。到了夜晚,散落四边会馆灯火通明,诗酒唱酬,弦歌沸天,波斯语、马来语、高棉语、朝鲜语、英语、俄语……不绝于耳。而前海、后海、西海里,帆船如林,灯影如雾,光影成流,千帆往复,不舍昼夜……

什刹海的前世今生

时光到了明代,什刹海不复是漕运码头,但仍不失其繁华昌盛。

《帝京景物略》中描绘了什刹海的独特景致:

水一迳入关,而方广即三四里,其深矣,鱼之,其浅矣,莲之,菱茨之,即不蓬且菱也,水则自蒲苇之,水之才也。北水多鹈,而关以入者甘,水鸟盛集焉。沿水而刹者、墅者、亭者,因水也,水亦因之。梵各钟磬,亭暨各声歌,而致乃在遥见遥闻,隔水相赏。立净业寺门,目存水南。坐太师园、晾马厂、镜园、莲花庵、刘茂才园,目存水北。东望之,方园也,宜夕。西望之,漫园、澹园、杨园、王园也,望西山,宜朝。深深之太平庵、虾菜亭、莲花社,远远之金刚寺、兴德寺,或辞众眺,或谢群游矣。

可见,彼时什刹海水之清、莲之茂、鸟之盛,沿岸名园之多、香火之旺、游人之炽,果然不负“城中第一佳山水”之盛名。

《帝京景物略》中还叙写了什刹海四时不同之风情:

岁初伏日,御马监内监,旗帜鼓吹,导御马数百洗水次。岁盛夏,莲始华,晏赏尽园亭,虽莲香所不至,亦席,亦歌。岁中元夜,孟兰会,寺僧集,放灯莲花中,谓灯花,谓花灯。酒人水嬉,缚烟火,作鬼鱼,水火激射,至菱花蕉叶。是夕,梵呗鼓铙,与宴歌弦管,沉沉味且。水,梵稍闲,然芦苇天,菱茨花,诗社交于水亭。冬水坚冻,一人挽木小兜,驱如箭,曰冰床。雪后,集十余床,饷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

试想夏日伏天,瓦蓝晴空、烈烈阳光下,什刹海边“日月旗”飘扬,鼓乐齐鸣,湖中岸上,几百匹骏马,或鬃毛飞扬、昂首望天,或低首垂眼、自在静默,或翘首嘶吼、跃跃欲试,或纵情湖水、欢声腾奋,这是何其美妙的一幅画境。而七月十五中元之夜,什刹海中水火爆射,花灯明亮,寺庙里鼓镜清亮,梵音凌云,酒馆里接杯举箸,娇手顿足,好不酣畅。至深秋时节,金灿灿芦苇随风飘摇,白色苇穗如烟如雪。到了冬天,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月光照雪,雪凝成冰,一个空明澄澈、晶莹剔透的冰湖世界,诞生在京华寒夜的梦里……

“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谁说的?一语道尽什刹海冠绝京华的神采风韵。

恋上一座湖,便想和它住。当清朝遇上什刹海,亲王大臣们的梦中就有了这片大水。

坐落于前海西沿的恭王府,占地千亩,其规制宏大,气象非凡,极尽富丽堂皇,曾相继作为大臣和王的宅邸,庆亲王永璘、恭亲王奕訢的王府。和坤一权倾朝野,永璘是皇帝之子,奕訢掌握朝廷实权20余年。岁月兀自流逝,楼台水榭犹在,恭王府几代风云人物早已化为云烟;雕梁画栋几度剥落,这座古老的园子看到了一个王朝渐行渐远的苍凉背影。

想那和坤,既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又是权臣,更是奸臣。他官拜军机大臣首辅,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位,呼风唤雨,何其威风,但他却心中无国,弄权当朝,贪赃枉法,成为绝代巨贪大僚。“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看那高堂、廊舍、花园、假山、湖石、池塘,都已成为和坤骄奢淫逸的见证,遍布王府的百“福”也不能拯救他终罹大祸的宿命。历史铁律从来如此刚性,日光不曾被暗夜窒息,什刹海边每天升起的太阳,总是纯净如洗。

当然比起恭王府,我更流连后海边的醇亲王府。爱这座王府,不为这里曾经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打动我心的乃是纳兰容若一人而已。368年前,纳兰生于京师,他自幼饱读诗书,颖悟过人,十七岁入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十九岁会试中第成为贡士,二十一岁殿试以二甲第七名



银锭桥



什刹海街景



什刹海街景



荷花市场夜景



醇亲王府



恭王府



恭王府



石狮

进士出身。他不仅文才出众,而且文武兼修,五岁即习骑射,此后长期担任康熙御前一等侍卫。纳兰之得我心,在于他的真性情也,他是一位真正的多情佳公子、人间惆怅客。他侍老至孝,母亲生了重病,他“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可见其孝心之真,亲情之诚。他重情重义,夫人难产去世,纳兰断肠之音由此而起,一首《青衫湿·悼亡》道尽柔情:

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从教分付,绿窗红泪,早雁初莺。

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忽疑君到,漆灯风飏,痴数春星。

面对夫人的离世,诗人清泪滴滴,柔肠百转,伤心到了无限,自责到了极点,痴情无所寄托,倾诉之声凝绝。沉痛之情,何以表达?短词一阙,令人潸然。

再看一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窗外肃杀的西风肆虐,落叶萧萧,残阳如血,诗人独自置身其间,不仅体感凉风嗖嗖,而且心也凉透。明明注定“独自凉”,无人念及,却无端生出“谁念”的诘问。一个人孤寂神伤,哪堪重负?更想起当初历历温情往事:诗人酒后沉睡,妻子行动轻轻,唯恐惊扰好梦;更有夫妻以茶赌书为乐,以至茶泼于地,满室生香。昔日的雅趣、和谐、温暖,与当下的凄凉、黄叶、残阳对比,便陡然生出巨大鲜明的反差。“当时只道是寻常”,明白如话的七个字,却承载着多少沉痛、多少怀念、多少酸苦、多少追悔、多少忧愁!

对母亲深情如斯,待妻子情真如斯,与同道朋友亦如是。纳兰交友以性情相投为念,绝不趋炎附势,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而且,他对朋友仗义疏财,至性至情,面对好友吴兆骞突然离世,严绳孙辞官归去,他满怀惆怅,挥写一首《夜合花》:

阶前双夜合,枝叶数华荣。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

影随捣药乱,香杂水沉生。对此能销渴,旋移近小楹。

谁料,这首词竟成纳兰绝笔。

1685年暮春,他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一叹,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溘然而逝,年仅三十岁。这位天分绝高的“国初第一词手”,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就这样匆匆离去,但他的词作载入了文学史,吟咏于讲坛、诗会、逆旅、行舟之中,他的传说与什刹海永在,那湖水的层层涟漪中混合着他的低唱,那碧波呼吸里有着他的清音……

一条路要走多长才能抵达远方一首歌要唱多久人们才不会遗忘一条河要绕过多少多少高山多少峡谷才能看见海洋或许我们追求了一生仍要从追求本身寻找或许答案不在远方……

歌迷狂伴伴唱的声音,时而嘈杂时而整齐,热烈而响亮。什刹海四岸的灯光明灭闪烁。苍茫夜色里,那些于风中摇曳的红灯笼格外耀眼。静静地走着,心中思绪,皆是什刹海流转的古与今。

（作者简介:李一鸣,文学博士、教授,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



什刹海周边商铺夜景